



# 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2 031 275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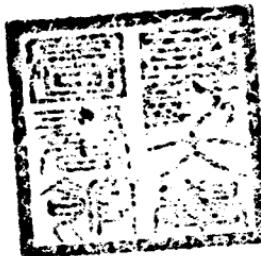
6277/2  
三 光

——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李亚一 译

李 铸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 三光(完全版) 中国帰還者連絡会

株式会社 晚聲社 1985年 初版第2刷  
根据日本晚声社1985年日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江  
封面设计：施本铭

## 三光 ——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 〔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编 李亚一 译 李铸校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 字数：217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7-5012-0300-8/K·52 定价：3.50元

## 校者说明

本书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犯下的罪行的记实。作者都是日本投降后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拘留的战犯，原文是在1955年前后写成的，约有150篇，都在日本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保管。

本书在日本原来计划分两集出版。第一集的15篇在1982年由日本东京光文社以《三光》(新编)为名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个月竟连印六次。日本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推荐。我的朋友——日本名作家小田实先生就曾发表评论，题为《这正是我们日本人必读的记录》。野间宏先生撰文分析本书载录的几篇文章，指出：《日本鬼子》一篇记录了中国人的不屈精神——虽然砍了很多中国人的头，但在蜡烛的灯光下，露天解剖取出来的中国人的内脏似乎还在骂着“日本鬼子”；《细菌战》是日本侵略者对近代医学的反利用，是日本部队策划“灭绝”中国人民的细致而无夸张的报道，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们虐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俘虏，其手段之残忍凶狠，实在令人发指。这些血淋淋的罪行，由当年的侵略者自己如实写出，读了不能不激起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烈愤慨。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能够使读者重新温习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历

史，并使青年一代得以具体地了解日本侵略军的野蛮罪行，从而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保卫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的决心。

此书在日本出版，也使日本人民进一步了解到，在军国主义路线下，日本人在对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当年日本统治者动员日本人来到中国充当侵略炮灰，的确蒙骗了日本人民。至今日本还有一股极右势力，力图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否认那一场使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蒙受巨大苦难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本书的出版，以无数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这场侵略战争的深重罪恶。这场战争不仅残害别国人民，也使日本本国人民同样受害。本书对促使日本人民进一步觉醒和打击日本的极右势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书第一集在日本出版后即受到了日本极右势力的阻挠、破坏，第二集未能随着出版。后来，几经周折，才在时隔第一集出版两年后的1984年，由晚声社将第一、二两集合并，出版了全版的《三光》一书。但全版《三光》将第一集的《胎儿》、《军需工厂》、《群鬼》、《良民证》和《窒息》等五篇删去。这恐怕是由于这五篇没有搜集到执笔人写的感怀的缘故吧——全版《三光》中每篇文章都附上执笔人感怀文字。本书译成中文时则无此顾忌，将此五篇也一并译出。

本书不少篇幅反映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他们在敌人的非人虐待下，在枪尖和战刀的威逼下，英勇无畏，宁死不屈。记得我的指导教授矢部贞治先生（当时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科主任，日本高等文官很多是他的学生，后任日本拓殖大学校长）说过：“中国！中国是征服不了的！”中华儿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在当之无

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教育下的老八路精神，今天应该加以发扬光大。

本书执笔人回日本后大多活跃在中日友好战线上，为反对日本的反华势力作斗争。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俘虏政策的英明。

这些材料的执笔人的署名，是通过日本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向本人探询，根据本人意愿采用的，有一部分是真名实姓。简历内的年龄，是执笔时的年龄。各执笔人的现状和心情，在日本原书出版时通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征求，凡得到答复的均在各篇的末尾以《笔者的片言只语》为题发表。他们的某些观点与我们会有一定距离，这是不言而喻的。

日本军队的军衔军职与我国的不同，本书翻译时一律从日本的旧称。一般来说，日本军队的大队、中队、小队，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营、连、排。本书的执笔人大多是日本基层士兵。本书内的兵长是在上等兵之上的军士，曹长是陆军上士，伍长是下士。军官最高的不过是少佐，也就是中国的少校。本书对当时有影响的习惯旧称，如“丸太”、“出荷”等等以及其他一些名称，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当时情况，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本书校译得到了我的老同学余冠伦同志的协助，并此致谢。

本书误译或注释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由于译者目前不在国内，故由校者代写了上面的几点说明。

李 铸  
1989年春节于北京

# 目 录

## 第一集

为了“不会反省的民族”（前言）	本多胜一	3
日本鬼子——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8
细菌战——731部队的野蛮行为	田村良雄	17
胎儿——破开孕妇的肚皮	种村一男	34
烧火筷子——拷问的最后是砍头	佐藤五郎	47
粮食的掠夺——冷酷无情的征收	引地幸	61
钉钉子拷问——极端残忍的审讯	原田左中	81
毒气实验——对八名农民的活人实验	三上忠夫	96
狗——用刺刀威胁不顺从的少女	富岛健司	104
军需工厂——强制劳动的实体	大泽刚	113
群鬼——取被捕农民的活胆	藤冈顺一	121
强奸——杀死婴儿，奸污母亲	石田干雄	129
良民证——无需询问的虐杀	吉本明	135
谋杀——借口预防注射的毒杀	中島宗一	148
窒息——塞进仓库窒息致死	加藤周二	160
玷污水源——扔进井里的惨杀	杉本千代吉	169

## 第二集

战争中没有正义（前言）	森村诚一	179
刺杀——训练农民新兵	江先光	186
强迫劳动——关起来残酷使役	大西馨	196
血的会餐——炮轰集市的抢劫	宫崎敏夫	205
女俘虏——刺刀扎乳房	新谷幸太郎	215
扫荡村落——上级军官的罪行	野间荣作	227
虐杀——杀害青年夫妇	島津酉二良	237
处刑——处理抵抗的俘虏	川田孝	245
逮捕——绑架妻子，诱捕丈夫	松原俊三郎	252
怀柔——策划俘虏当特务	大井健太郎	260
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		
	三神高	271
算卦——使善良的和尚变成特务	冈田袈裟二	285
人和鬼——火烧和活埋农民	松尾富男	291
后记	富永正三	306

# 第一集



# 为了“不会反省的民族”（前言）

本多胜一

人类的确有共同的性格。

例如提到在战争中的残暴行为，就想起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德国人，或是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军队，越南的美国军队，中央亚细亚的蒙古军队等等。这是侵略军方面的突出代表。但我们却不能说，哪一个民族（或是哪一个国家）经常是残暴的，哪一个民族绝不轻易干残暴的、侵略的事。也就是说，我们从任何民族都能成为凶狠残暴的魔鬼这一点看，任何民族都可能成为侵略者。这是人类的共同性格。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他们之间当然也有着相当不同的性格。看日本近代史、现代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他们始终没有用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推翻过自己的政治体制。在天皇的名义下，不管干什么事，是始终没有被彻底否定而被推翻过的。即使推行军国主义路线曾使亚洲有那么悲惨的遭遇，对于受国民注目的甲级战犯，在战后，我们也具有毫不在乎地让他们当总理的精神。

这种精神，有时有积极作用，对某些方面是有利的。要之，我们确实是“不会反省的民族”，比经常反省的民族可

以少转点弯。在“不择手段赚钱”时也有利。在棒球比赛时，“不管用怎样阴险的手段，把选手拉拢过来取得胜利就好”，这种风气一直不衰，这也和没有反省精神有关系吧。

可是，如果日本人要带着这种不会反省的精神，和世界其他民族友好共存下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不会反省的民族”不仅得不到“反省民族”的尊敬，而且，从狭隘意义的得失观点——也就是对日本人生存下去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观点来看，也是令人非常悲观的（我想，如果“不会反省的民族”确实证明自己能生存下去，那就只好让它这样继续下去了）。

本书记录的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而且都是犯有这些暴行的日本军人自己叙述的，可以说是他们自我批判的稀有记录。为什么稀有呢？那是因为，是在“不会反省的民族”中出现的。像开头谈到的那样，暴行本身并不是“日本人特有的东西”。可是正像负责编这本书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务理事富永正三先生给笔者信中所说的那样：“……问题是那以后的处理。在德国，他们自己审判了纳粹战犯（不承认时效），开除了一切战犯的公职。美国在自己国家法庭审判了松米事件<sup>①</sup>的当事者加里中尉……（中略）与此相比较，在日本，曾被占领军决定开除公职的战犯，在这项决定不知是否已被取消的时候，就大模大样地回到政界，重新上台……”这种情况不就是“不会反省的民族”的“特征”吗？现在，对洛克希德疑案，我们也不能期待

① 松米事件是1968年3月16日美国侵略军队在南越松米村米兰部落对无抵抗能力的居民进行大量屠杀的事件。1969年3月，美国国内了解到当时有100—567个（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居民被屠杀，便对当事人加里中尉等进行了军事审判。——译者

日本国民们投反对票，而且，即使有反对田中角荣或铃木善幸的势力，那也只不过是自民党内派系之间互相倾轧的使人扫兴的举动而已。

“反省”是什么意思呢？那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

“谢罪”是什么呢？那也是必须要用行动来表示的概念。如果对不伴随行动的“反省”或“谢罪”下定义的话，那就只能是“免罪符”<sup>①</sup>而已。真的“反省”或“谢罪”，实际上是绝不可能轻松地就实现的。

10多年前（1971年）我去中国各地采访日本军队事迹的时候（写有通讯：《中国之行》），虽然是一个日本人，但并没有对日本军人所干下的暴行向中国人谢罪。为什么呢？因为面对哭哭啼啼地诉说当年亲人被日本军队残酷杀害的被害者家属，我只能表达对他们为我采访提供材料的谢意和谈谈我的感想。例如在南京那次，我是这样说的：

“在南京大屠杀的当时，我还是幼儿。正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作为普通老百姓的幼儿的我，对这些罪恶是没有直接责任的。从本质上说，日本的人民大众也和中国人民大众一样，都同样是受害者。因此，尽管同样是日本人的罪恶，但我认为，我本人是不应向各位请罪的。问题是，比起过去，我们更要注重现在。日本的一般人民在日本战败后过了20多年的今天，仍旧不知道日本人曾经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而且，在日本目前又有走向侵略战争道路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此什么也不干，采取旁观的态度，那么，这次我们就要负直接的责任了吧。对过去的军国主义的‘道歉’并没有什

---

① 免罪符是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对信徒发卖的据称可免除人世罪恶而升入天堂的符券。——译者

么用处，阻止日本现在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才是真正的谢罪。我现在来采访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就是为了阻止现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而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对于你们的合作，我表示感谢。”

前面谈到的富永正三先生，在上述信中对本书现在出版的原因也曾经作过如下的说明：

“……我们得到的认识是，首先，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在这里发表的这种手记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写的。这是在1955年前后写的手记的一部分。我们回国不久（1957年）由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光》给予读者很大的冲击，而且得到共鸣。另一方面，也被指责为‘多么不知羞耻呀’，同时还受到了恶劣的干扰。现在，可以称为它的续编的新编《三光》又要出版了。出版这本新书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全世界开展的‘反核’、‘裁军’的潮流中，高喊着在低发展下再建财政和紧缩财政的日本政府，却单单对防卫预算加以特别处理，显得十分突出，煽起了战争的危机感。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号召怀念‘军国日本’的《联合舰队》、《大日本帝国》等电影。同时，现任日本大臣公然宣称，‘金鶴勋章只发给武功超群的军人。’究竟日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由我们这些干过战争暴行的人回忆当时战争的体会，来暴露战争的罪恶，使战争的罪过不再在我们第二代人身上重演，另外，控告当时使我们陷入那种局势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然健在，也就是对现在的当权者的警告。这就是本书出版的原因。”

这种观点和行动——只有这种真正值得冠以“行动”之名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在作为“不会反省

的民族”的牢固基础的“特性”之中，使这样的行动变为不是“稀有”的东西之时，我们日本人才能够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无逊色地并列。

真的反省。真的谢罪。真的行动。对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行动的本书的笔者们，我们衷心地表示敬意。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的日子是否能来，取决于这样的幼芽是得以成长还是被摧残。

1982年7月20日  
(在北海道日高)

# 日本鬼子

## ——军医的露天解剖

小美野义利

(战务班长 宪兵曹长)

这是我在1940年9月上旬，奉新京①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佐的命令，在市内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对逮捕的三个中国工人直接犯下的罪行。

虽说是9月，仍然是灼人的暑热。用混浊的呆滞眼神浏览着报纸的特高股长小林少尉，把手伸向电话，拨动号盘。

“啊，是大尉吗？日前决定的事，今天做，合适吗？……好，那么等着！”

咔嚓！他把电话听筒一扔，叫着常跟在身边的小美野伍长，命令说：“今天要干了，准备好！”

“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三个嫌疑犯，什么也没有交代，终于决定要秘密地处理了。”回到屋里的小美野一边傻笑着一边摩挲着胳膊对桐原军曹说。

“哈哈……你，想杀吗？哈哈……”太田曹长显出轻视人的样子，大笑着说。

午后的阳光逐渐西斜，两辆汽车箭一般飞驶在大同大街

① 伪“满洲国”建都长春，改名为新京。——译者

上。

在前面车上坐着今天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山垣内翻译，再加上宪兵队司令部的小笠原军医大尉和土仓卫生曹长。紧跟在后面追逐似的奔驰的是太田曹长驾驶的车子。在这辆车中，穿着通红的长靴、握着日本刀的小美野伍长，和按着倒戗刺竹剑的桐原军曹，好像是踩在背手绑着的三个中国人身上进行押送，可以看到很刺目的套在左臂上的白地红色“宪兵”二字。

“就要到了。让你看看我的本领！”

小美野出发前，太田和桐原嘲笑说：“尽管是剑道三段，恐怕也不能把人头高明地砍掉吧！”小美野对这句话非常生气而又没有办法。同时，他也担心杀不好，感到焦躁不安。

车子卷起沙尘，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大道上向南岭疾驶。不一会儿，发出咔的一声，停在齐腰深的草丛旁。

急不可待的小林少尉对一下子跳出来的小美野抬了抬下巴。

小美野对拥挤在狭窄车中的中国人高喊：“下来！”然后抓住他们的后脖领子拖了出来。

三个人都是经过几十天严酷拷问，饿着肚子，转动着敏锐的眼睛，摇摇晃晃地下来的，但是，急转过来，眼光往四周一扫，六只眼睛刚敏捷地一碰，就感到周围的空气紧张。一个十八九岁青年的喘息声逐渐大了起来，带着压制不住的怒火，厉声喊道：“我国际运输的干（我在国际运输干活儿）！”他步步逼近前面那威然而立的小林少尉。

小林少尉结结巴巴地说着“唔”，后退了一二步。在旁边的太田曹长立刻喊道：“这个混蛋！”朝青年踢去。青年